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三十

唐 柳宗元 撰

書明責躬六首

寄許京兆孟容書

許孟容字公範元和初再遷尚書右丞京兆尹公謫永州己五年與京兆書望其與之為地一除罪籍時當在元和四年云

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躍恍惚疑若夢

穌捧書叩頭悖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痞部鄙切腹中結痛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獨瘴癘為也瘴音障、忽捧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為人肓音荒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

以與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塞臲卼一作末路阨塞臲卼臲五結切卼音兀不安也凡事壅隔一作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音讀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詆音詆旁午搆扇盡為敵讎一作便為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强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

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分毫事一作無公事坐食俸禄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弃廢痼一無更字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鋭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一無得之二字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元和元年五月十七日公母盧氏卒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

夷獠之鄉（獠夷名音潦）卑濕昏霧恐一日塡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怛當各切）心腸（一作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一作荒隅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大者親昵（一作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惸惸然（一作慄慄然或作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所在城南（一無所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

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列子云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孟子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夏畦夏月治畦之人畦音奚）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

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僇音戮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収恤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醎節適洗沐盥音盥管又漱古玩切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晏本作議字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漢書人或毁被謗無直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將毋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終不能自明娶孤女云撾婦翁者後漢第五倫建武二十九年從淮陽王朝京師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篣婦翁寧有之耶倫曰臣三娶妻

皆無父撾陟瓜切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一作冊

管仲遇盜升為功臣禮記管敬子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遊辟也可人也敬子管仲之諡

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孟子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云云章子有一於是乎

今已無古人之實一有為字而有其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漢書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

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東漢劉寬字文饒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牛者慚而送還

此真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國語文公伐鄭欲得詹而師還鄭人以詹與晉晉人將烹之詹據鼎耳而疾號公乃命弗殺厚為禮而歸之鍾儀南音卒獲反國成九年左氏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與之琴操南音晉侯乃厚為之禮使歸求成南音楚聲叔向因虜自期必免襄二十一年左氏欒盈出奔楚范文子因叔向樂王鮒見叔向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范痤騎危痤才戈切騎音奇以生易死史記魏世家趙使人謂魏王為我殺范痤吾獻地王使捕之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奈何王出之蒯通據鼎耳蒯苦怪切為齊上客高帝誅韓信信曰悔不用蒯通之言帝召通欲烹之通曰

犬各吠非其主云云上乃赦之據鼎耳言將烹也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請通為客

張蒼韓信伏斧鑕鑕鐵鍖也音質終取將相西漢張蒼從沛公攻南陽當斬鮮衣伏質王陵乃言沛公赦勿斬後至孝文時為相韓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坐法當斬適見滕公公奇其言釋勿斬其後拜大將

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西漢鄒陽從梁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奏王出之

賈生斥逐復召宣室西漢賈誼洛陽人絳灌之屬害之出為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入見宣室

倪寛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西漢倪寛為廷尉文學卒史以儒生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其後以議封禪事拜御史大夫

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西漢董仲舒廣川人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灾仲舒居家

推説其意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焉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劉向字子政事宣帝為諫大夫獻言黄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後不驗下吏當死上奇其才得踰冬以減死論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脱今以恇怯洪涊說文恇怯也洪涊垢濁也楚詞切洪涊之流俗恇音匡洪涊音腆忍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病一作恐懼病痼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濶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一作力薄志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覼縷說文好視也一曰委曲工力禾切下音呂覼當從𤔔俗作爾非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無放切終不能成章往時

讀書自以不至抵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録每讀古人一傳數紙以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因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托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

戀一作懇懇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楊憑傳拜京兆尹與李夷簡素有隙因劾憑江西姦贓憲宗以憑治京兆有績但貶臨賀尉時元和四年也誨之即憑之子公嘗遺誨之書云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勅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寃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此書亦云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考憲宗紀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籍田則此書當在五年冬作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壯一作莊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雋音俊難

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剥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一作是乃為若公言顯賞許一作取其素尚而激其忠一作中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

難於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子羽姓澹臺名滅明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世祖即位論功當封且將召見之為令狐畧等譏之竟不獲用才如王景畧以尹緯為令史晉史載記尹緯字景亮天水人先為秦吏部令史及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龐演扇動羣豪推萇為盟主遂為佐命元功萇既敗苻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畧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景畧王猛之字云是皆終日號鳴大咤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史記

趙奢傳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相拒長平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王乃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及括之母諫趙王以括徒能讀父書而父子異心王不聽遂將其後果敗

馬謖得以惑孔明

蜀志馬謖字幼常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建興六年又令統大衆與張郃戰於街亭為郃所破謖音縮起也

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

西漢周仁其先任城人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

許靖以人譽而

蜀志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俱知名建

致位三公

安十九年先主為漢中王以靖為太傅

近

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隷而一無而字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

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兹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信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

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纍纍相望（纍倫追切）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

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趨堯舜之道（之一作大）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少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

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與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為今之人笑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始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

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高才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鈌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誇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謫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眊音冒目少精）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霾音埋說文風雨土也詩終風且霾）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

（一無又字）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壞墻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矻丘八切與硈同說文堅也石狀）以危傷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効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

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托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托嗣續恨痛常在

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祀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寫囊切布之座右一作下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塤書

裴塤字行此書皆具惟不詳其爵位公時謫在永具書曰河北之師當己平奚虜聞吉語矣考

其時替當吐突承璀誅鎮冀王承宗之時事在元和四年書必是年作鎮冀自李寶臣本范陽内屬奚承宗之先亦契丹人故書云奚虜也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一作獨未下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遊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音授賣也不得者譸張排恨譸音輈訓也周書無或譸張為幻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催折以故名益惡勢

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鄰傳作醜語耳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即死者以為久當自明今亦已矣而嗔罵者尚不能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已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為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為不一徵也何哉太和蒸物燕谷不披其煦一鄒子尚能恥之今若應叔輩

知我豈下鄒子哉（劉向别録鄒衍在燕燕有谷地寒不生五穀衍乃吹律而温氣至堪植黍今謂之黍谷）然而不聦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語矣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川考績已久獨蔑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一無二字）數書無恙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比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

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據蕭俛本傳貞元中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為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公在永州此書當是俛為翰林時作其末云倘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益有望於俛者如此是時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之叛至元和五年七月赦王承宗正有望於賊平慶宥可及罪謫耳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

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向者進當䠧䡨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遊者乃岌岌而造其閭哉一作造其門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内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媢音冒妬也其可得

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聲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讐人之心一作言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横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

身矣非是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秖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重上聲膇他偽切釋文足腫也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瘮懍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鴂舌啅譟鴂音決孟子南蠻鴂舌啅音卓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馨幺切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

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瘖音陰說文不能言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

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倘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株敗腐株一作枿牙割切伐木餘也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召收䰟魄買土一廛為耕甿朝夕謌謡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宫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虚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建本傳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或以建聞帝問左右宰相鄭絪瑜曰臣為吏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他皆籍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擢左拾遺翰林學士此書在永時作也書云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以其年考之當在元和四年作建與崔羣敦詩最厚集中有送羣序嘗及之故此書末及裴應叔蕭思謙且及敦詩云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傳音篆傳驛也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一次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藋者藋徒吊切聞人足音則跫然喜跫巨恭切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

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一作塞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顫音戰髀音陛痺必至切濕病也所欲者補氣豐血彊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忽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蝮芳六切說文虫也爾雅謂之蝮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蝨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疣一作痏羽軌切疻痏也

時到幽樹好石輒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出負墻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癃殘頑鄙不死幸甚茍為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使便耕田藝麻娶老

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為四十年容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煦吁句切又况羽切吹也僕豈敢衆

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誠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宗元白

與顧十一郎書

覩集中送苑論叙謂初與論同薦於京師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趍權衡之下並就輕重之試顧公益少連也今以門下具官致書於顧君意者必少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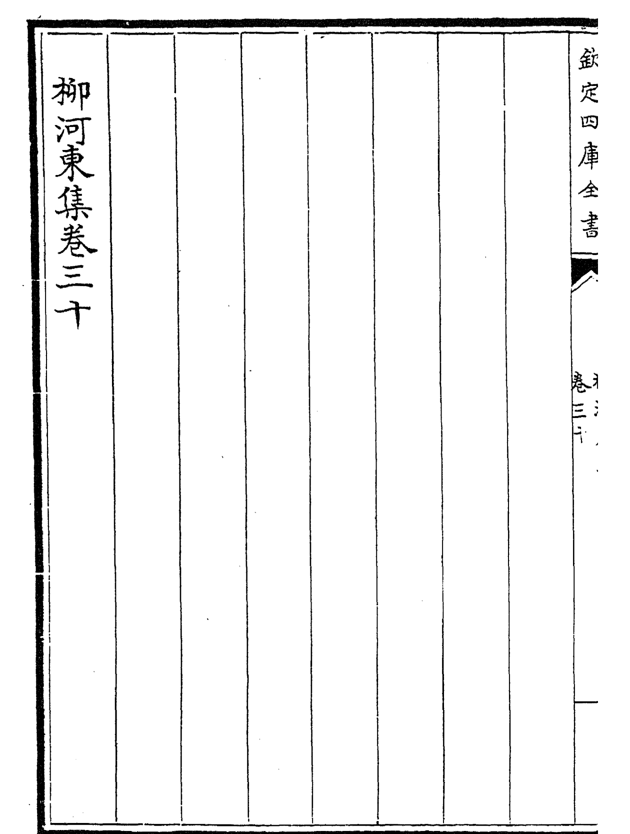
也少連傳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敬而此書云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憂惕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謚揚於天官敷於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則贈謚之榮亦諸門生之力歟傳又云始少連携少子師閔奔行在有詔同止翰林院則顔氏子豈師閔耶公時尚謫永州故懇懇猶有酬德之意云一作十郎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一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喣

呴趄趄（呴吁句切吹也趄千余切趑趄也）便辟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飆逝（飆甲遥切）不爲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之人非己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爲向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效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譸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

憂惕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謚揚於天官敷於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璅璅者璅音鏁碎也晉書習鑿齒傳璅璅常流碌碌凡士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恨在朝不能有竒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抑擯必刃切棄也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囚

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為也猶流於向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為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倘或萬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浪音郎 流貌）書不能既宗元謹再拜



柳河東集卷三十

柳河東集卷三十

柳河東集卷三十一

唐 柳宗元 撰

書九首

與韓愈論史官書

韓集中不見與公書言史事惟有荅劉秀才論史書具言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至引自古為史不克令終者為證公此書皆與韓問辨以為不然觀韓與劉秀才書則公所以荅之之意昭然矣韓元和八年六月為史館修撰此書云正月二十一日其九

年之春與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藳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有一無有字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記録者有刑禍避不肯

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内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禄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

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行也一作其時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宗一無宗字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

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一作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令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詞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磊魯猥切）決必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

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行下浪切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

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公自狀太尉逸事甚悉又有上逸事於史官狀此又與韓昌黎書使書之勿墜時元和九年也新史段太尉傳皆取公所為狀具載之史臣賛太尉又載公上史館狀中語曰柳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耶其益於名節多矣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荅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邉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

趍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迹叅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仄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為諒也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茍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

侯徽畫容貌史記荆軻贊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衛將軍青贊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無稱焉留侯贊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且即如切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劉夢得集有與董言易辨易九六論二篇有曰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曰吾聞諸孔穎達云陽尊得兼乎陰陰不得兼陽也他日與董生言及易生曰吾聞諸畢中和云舉老而稱也

因舉揲蓍變之所遇多少以明老陽老陰之數以明二篇之策復取左氏國語昔人之筮以為證且曰余與董生九六之義信與理會為不誣矣又於左氏二書參焉若合形影而世人往往攘臂於其間曰生之名孰與穎達著耶而才孰與元凱賢耶歷載曠日未嘗有聞人用是說者雖余憤然口舌爭特貌從者十一二焉余獨悲而志之以俟夫後覺初董生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師之學本一行云此夢得所言易大衍也其論九六繼以揲蓍法曰九六數曰大衍論曰與董生言易凡三篇不能備載今公以為初無異於穎達之說而以畢子董子為膚末於學而遂云云也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

行僧得此說異孔頴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頴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康成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

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遇揲得老陽六遇揲得老
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
畢子董子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
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也乃可以立而正也今
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塗說者又
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
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
諸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

子董子能有異說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與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

公為天說以折韓昌黎之言劉禹錫作天論以公之說為未盡公反復以書問辯其詳觧見天說下觀禹錫天論答以書意則其意昭然矣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為天說為未究欲畢

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為異也子其所以為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也為天耶為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為為人則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為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蓏之自為果蓏（蓏魯果切有核果無核蓏）癰痔

之自為癰痔癰音雍痔文里切草木之自為草木耶是非為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於人也彼不我謀而我何為務勝之耶子所謂交勝者若知天恒為惡人恒為善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得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是判天與人為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與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曰子以喻乎

旅者皆人也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郛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之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説要以亂為天理理為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恒説耳幽厲之云為上帝者無所歸怨之詞耳皆不足喻乎道子其熟之無羡言侈論羡延面切餘也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為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為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荅元饒州論春秋書

考新舊史元姓不見其為饒州者新史年表有元洪者嘗為饒州刺史而時不可考元和間惟有元稹而傳不載其為饒州書言裴封叔墐也韓宣英曄也呂和叔温也韓安平泰也凌生者準也陸先生質一名淳有春秋微旨傳於世為給事中侍讀而卒門人私謚曰文通先生公貶於永州而陸亡矣公嘗為先生墓誌見於集集有呂温誄卒於元和六年凌準誌卒於元和三年今皆云亡友書當作於六年之後晉山沈公謂當去亡友二字然止當加在呂和叔上蓋韓宣英元和十年自饒州司馬名回與公例出為汀州刺史也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荅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

希聞兄之學爲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少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一義事在僖公三十三年甞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吕和叔輩言他義知春秋之道久隐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始得微言和叔處始見集注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爲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及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甞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

亡友淩生處盡得宗指辨疑集注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事見莊公四年）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惟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事在莊公二年禚諸若切齊地）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事在宣公元年）見聖人褒貶予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遇也凡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

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僖公十年書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先是晉獻公寵驪姬殺太子申生逐夷吾重耳而立奚齊是年獻公卒里克弒奚齊荀息又立卓子至是里克又弒而荀息死之項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孽子不務正義棄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為之辭桓公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於前書里克事書法皆同今兄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與宗元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息發也今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

鄭人來渝平（事在隱公六年）量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撿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指而教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事在文公元年）雖啖趙陸氏（啖音淡啖助也趙趙匡也）皆所未及請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為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跖優劣之說故直

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與呂道州温論非國語書

温字叔和亦字化光温卒公嘗為之誄云由道州陟為衡州卒時元和六年八月則此書當在六年前也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峭七肖切覈下草切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泥乃計切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

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悖謬以為僇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强為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厖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

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究世之謬究一作救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纇以一有別字白中正纇盧對切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人為書者豈若是摭前人耶韋

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摭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吾為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況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也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一有曰字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恧女六切慙也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公謫永州武陵亦以元和三年謫於永文字往來為多呂道州之言亦若武陵之言此書當在與道州書後作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乃計切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

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烱若深井之下烱古逈切又音迥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命僕僕兹不敢僕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甞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詬古候切狐疑猶豫猶去聲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吕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爲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

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者則顛者衆矣僕故爲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螾蛭然螾與蚓同蛭音質説文蟣也一曰水蛭雖鳴其音聲誰爲聽之一有獨字賴世之知言者爲准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爲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汙篋牘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

悉宗元頓首

與呂恭論墓中石書書

恭一名宗禮嘗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軍事時韋丹為觀察使教人為瓦屋别置南北市營韓昌黎誌丹墓備書之今書謂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賛焉又云作東鄂改市壓去比竹茨草之室正指此也恭後卒公又誌其墓具於集韋丹在江南時元和四五年書亦當在此時云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父墓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早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

具又二十年來遍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為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盖未嘗為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擢一作摧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為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

樹之而君子以為議況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為辟（音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偽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奸音干）而因以為利乎夫偽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摘過恐傷於教也（摘陟革切又他歷切）然使偽可為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郛改市廛去

比竹茨草之室而埴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惰窳之俗窳以主切器空中病也絶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寛徭嗇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無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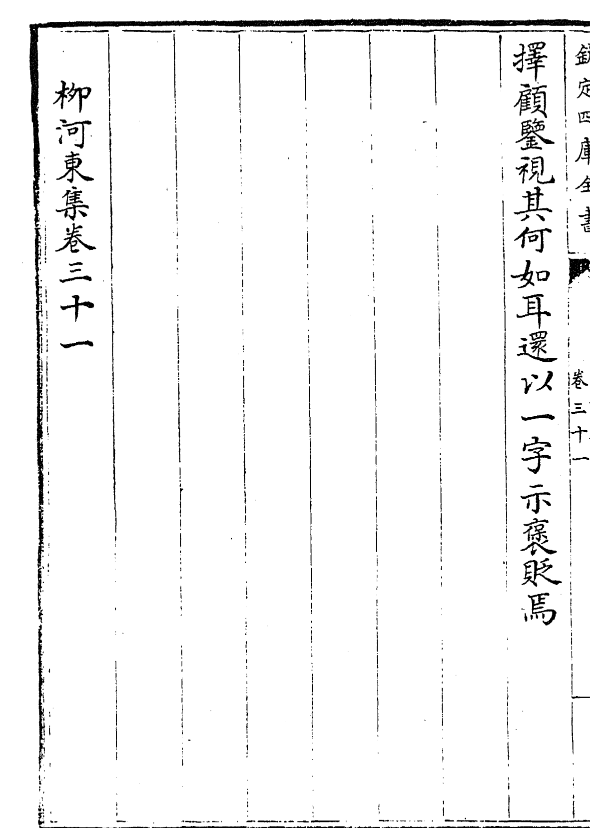
與友人論為文書

作之年月未詳觀其氣質當在未謫時作貞元末年文也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纇之不除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蕪敗則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刓精竭慮者刓吾官切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

亙攀日月髙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史而不克縱子勇切史音勇縱史奬勸也躑躅而不進躑直炙切躅厨玉切力蹴勢窮蹴子六切與蹙同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為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

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蠭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徼古堯切）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為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為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



擇顧鑒視其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柳河東集卷三十一

謹案卷二十九第六頁後三行隸而從者崔氏二

小生案此用左傳士有隸子弟隸字刊本隸訛

款據郭雲鵬本改

第十頁前三行元和十二年九月刊本九訛十據

本篇文末句改

第十二頁前五行在多姊歸案在字疑尤字之訛

卷三十第五頁後一行上乃赦之刊本赦訛舍據

後漢書蒯通傳改

第五頁後七行文學卒史刋本史訛吏又除為從史刋本史訛使據漢書倪寛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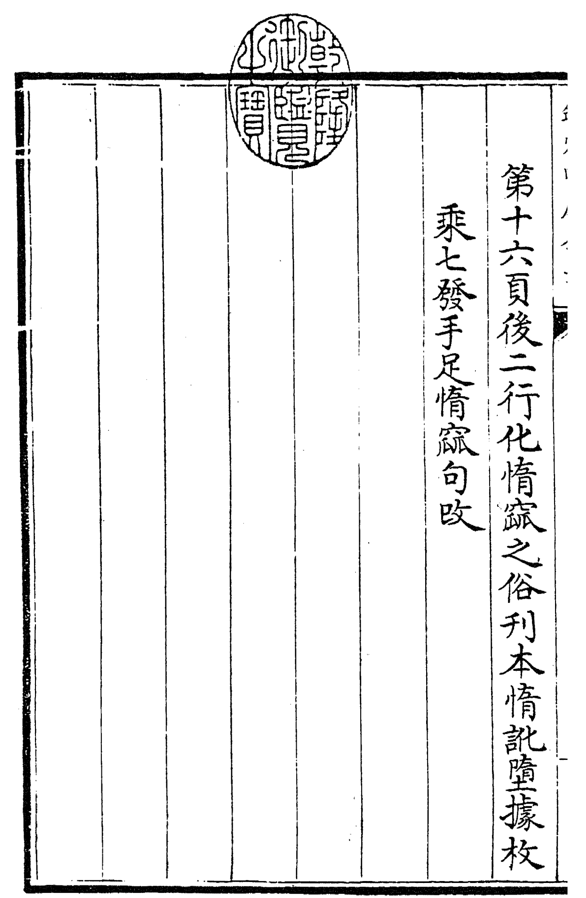
第九頁後三行彼不足我而惎我哉刋本惎字訛作其心二字據郭雲鵬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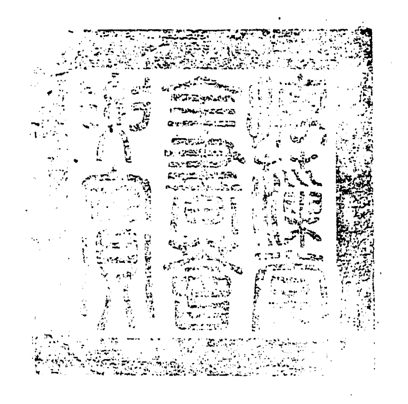
卷三十一第二頁前七行而榮其號利其禄者也刋本脱者字據唐文粹增

第六頁前三行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刋本注訛著案此引繫詞韓康伯注今據改

第九頁前五行凌準誌刊本闕凌凖二字案本集有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凖權厝誌稱凖以元和三年卒與此句合今據補

第九頁後三行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刊本訛作亡友韓宣英呂和叔云云案上注云韓宣英元和十年召回與公例出為汀州刺史下文又云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則宣英此時尚在不得稱亡友今據郭雲鵬本改正


第十六頁後二行化惰窳之俗刊本惰訛墮據校
乘七發手足惰窳句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虔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説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長展兩切不唯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一本無貧字乘理亂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即移切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三十二至三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臣王杰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七 集部

柳河東集卷三十二

唐 柳宗元 撰

書

論政論服餌四首

荅元饒州論政理書

前有與元饒州論春秋書今復與之論政理且曰辱示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求之劉夢得集亦有荅饒州論政理書大率其意皆同韓宣英曄也亦以坐王叔文黨貶饒州司馬饒州舉宣英以代已以前書考之此亦在元和六年後作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説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長展兩切不唯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一本無貧字乗理亂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即移切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

之名富者捻其贏（音盈）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橫去聲）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因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撿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

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捃音窘以輸縣官其為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太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

人流為工商浮窳以主切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爾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撿之愈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故有殺蓄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

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凡之所代者誰耶理與弊與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凡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為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凡之涖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宣英達識多聞

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況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凡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凡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鐘乳書

饒州諱簡字子敬先刺連州後移永未上而被罪卒於元和七年公嘗為作權厝誌集又有祭

（簡文云悍石是餌元精以渝是簡卒以鐘乳致敗也書多作於元和七年以前云）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鐘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憒悶（憒古對切心亂也）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麗礦慘悍所中（礦古猛切說文銅鐵樸石也慘七感切據文言鐘乳麗礦慘悍慘疑當作懆）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故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

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麗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厚薄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麗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頳不發（頳音叢悴）𪗁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

瀸肺幽闗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馬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爾雅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腨（奇音羈腨謨官切莊子以為門戶則液腨從木謨奔切）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古玩切）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踠跌（脰音豆踠於遠切跌徒結切）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

千里馬生於冀州之地也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黑水西河為雍州厥貢球琳琅玕注球琳玉名琅玕石而似珠砥礪即砥礪砮丹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太社尚書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惟土五色注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荊之茅皆可以縮酒荊及衡陽為荊州包匭菁茅注茅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九江納錫大龜九江荊州地也泗濵之石皆可以擊泗濵浮磬泗水名徐州地也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闕轂而輠輪者皆可以為師儒家語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楊子扁鵲盧人也而

醫多盧西子之里惡而矉者矉音賓皆可以當俟王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走山西之冒沒輕儳沓貪而恐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椎騃樸鄙騃語駭切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謂山西出將山東出相也語見趙充國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

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注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連則一有連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誇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

書月日而不年然觀其書辭謂罪大擯弃廢𤼵在永州時作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

從知已日以惇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為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罷大擯廢（擯必仞切）居小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帶纆索（纆音墨一作若帶徽纆）處則若關桎梏彳亍而無所趨（彳丑亦切小步也亍丑玉切步止也）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音孽伐木餘也）隤焉若璞（隤徒回切）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臞權俱切瘠也）以為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乃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

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壽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內外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也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天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屯音諄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掘其月切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千

百年玆所謂夭也又何以為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詬古候切)凡所設施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況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弃不更乎其内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愚溪作於元和之五年吳武陵謫來永州在元和之三年今云愚溪之遊且及間一日吳武陵先作書云云則此書當在五年後作集又有同吳武陵送李睦州詩序睦州亦永之遷客也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為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既言皆沮然眄睞上莫見切下洛代切眄睞斜視也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

天地日月黄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岀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凡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眺和𢡅懆㵾𢡅女救切雜也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凡陽德其言而陰黠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怙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令吴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礪鋭擐堅擐音患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凡明聽之凡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吴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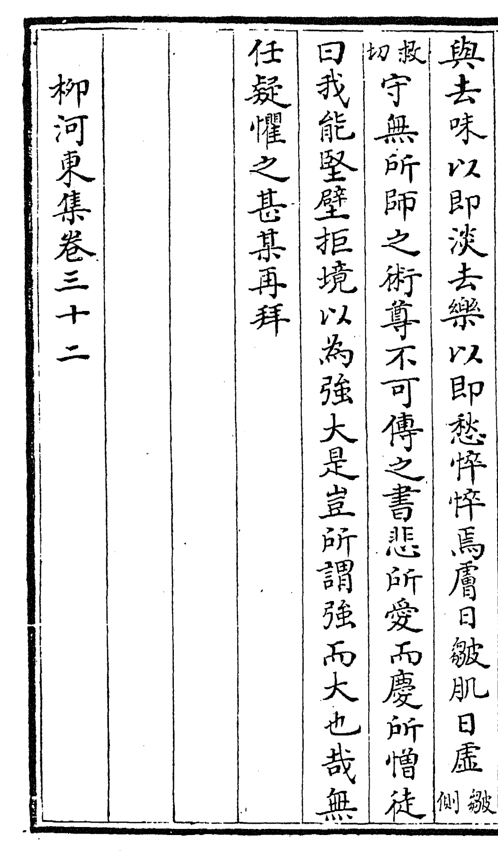
得恒久大利則又安能弃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吶吶字亦從言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厲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嘐嘐譊譊嘐火包切譊馨么切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大笑曰嘻

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以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為天下弃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弃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能傳者卒不可得故雖窮日夜艱歲紀踰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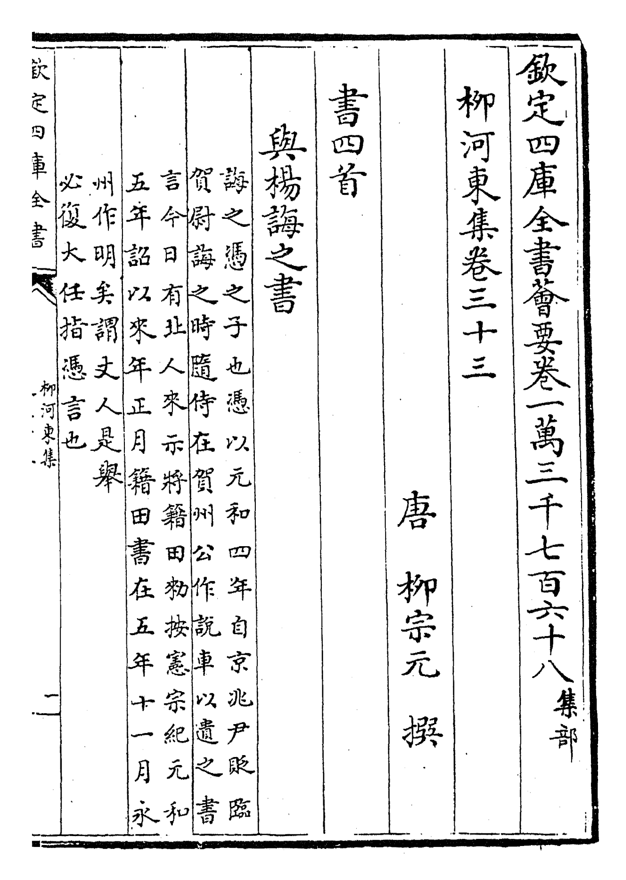
之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凡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凡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凡之不信令使號於天下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令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吾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客者令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凡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凡之宗族皆左袒矣

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内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之讐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一無不字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内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

讐欲速去其害凡之為是術凡今天下欲凡久存者皆懼而欲凡速去者獨喜凡而為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讐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凡安焉固小子之所懍也懍音廩凡其有意乎卓然自一有更字使讐者失望而懍親者得欲而怍則愚頗椎肥牛擊大豕刲羣羊以為凡餼許既切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凡壽鹽東海之水以為鹹醯叔倉之粟以為酸醯呼蹄切酸味也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蒲潘切醉飽謳歌


愉懌訢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虛（皺側救切）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某再拜

柳河東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六十八 集部

柳河東集卷三十三

唐 柳宗元 撰

書四首

與楊誨之書

誨之憑之子也憑以元和四年自京兆尹貶臨賀尉誨之之時隨侍在賀州公作說車以遺之書言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勑按憲宗紀元和五年詔以來年正月籍田書在五年十一月永州作明矣謂丈人是舉必復大任指憑言也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苦窳為信（窳以主切）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涯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吁句切）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外君子之道也然而顯然翹然秉其正

以抗於世世必為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其方其中圓其外今為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及賀州所耒有者文又三篇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敕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究聞於朝令是舉也必復

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賀甚賀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喜不減之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太平之路果辟音闢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方築愚溪東南為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也足下過今年當侍從北下僕得掃溪上設肴酒以俟趨拜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者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宗元

頓首

與楊誨之第二書

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者即前書也說車具別卷誨之以為柔外剛中何取于車之疏我不能剪剪拘拘以同世取榮公極其說以開喻之以前書觀之此元和六年作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道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為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

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為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弊

車果為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恒人夫剛柔無恒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為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為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涖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為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為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

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温恭允塞禹曰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悋與吝同　高宗曰啟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握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　其弟子言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

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卬鼻（卬五剛切）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尚不為是則亦人耳兩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績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道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令

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為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惟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得而縶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為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為人所為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斃自絶掣尺列切踣蒲北切仆也吾信夫狂

之為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為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我不能（一本更無此三字）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為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為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為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為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為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

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為與世同波工為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偪側擾攘欲弃去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為車之説耶忍汚雜囂譁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説吾未嘗為佞且偽其旨在於恭寛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

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為若是豈恒愧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蟲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愧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為偽乎為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為車之罪夫車之為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矣一作耳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

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為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為己任管仲疊浴以伯濟天下疊通作釁孔子仁之凡君子為道捨是宜無以為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為古辭尨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為乎是之不為而甘羅終軍以為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鈎奇苟未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為不若二子僕以為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己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以是益

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譎古穴切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苦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慼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聳踴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盡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呼呼而走嗾素口切呼犬也左氏傳公嗾夫獒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

言之上使二公事皆見本傳甘羅以十二事秦終軍死越時年二十公之取此盖以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曽不得與於琴張牧皮狂者之列孟子曰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曽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是固不宜以為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明聖進有道與大化枯槁伏匿縲錮之士縲倫追切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文人方用德藝達於家邦為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為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為

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為善士周處狂横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為阮咸嵇康之所為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恱於恭耳覿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羮者而吹虀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茍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為險而害也要之不

異足下當取吾説車申而復之非為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令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為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君子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輪焉亦將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士其

閒與常人為羣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為之面則為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為狂疎人矣及為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别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説買賣商筭贏縮又二年為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為得然已得號為輕薄人矣及為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勵加切然卒不免為連累廢逐猶

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為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為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為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

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爲掩匿覆葢之愼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葢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産之鄉校不毁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葢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爲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奥雅後來之馳於是道

者吾子且為蒲梢駃騠梢所交切駃音決騠音題馬名何可當也其説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戞閔廢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為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鍤決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隟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令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

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如此宗元白

答貢士沈起書

沈不詳其何所人所謂閭歲興化里蕭氏之廬覩其詠懐當是正元末年未貶謫時作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蕭望之傳出入從倉頭盧兒師古曰官府給賤役者也得所來問志氣盈牘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樸騃專魯而當惠施鍾期之位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列子伯牙鼓琴意在山鍾子期曰巍巍乎意在水子期曰湯湯乎鍾期死伯牙遂絶弦以世無知音也深自恧也

恧女六切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寶僕之狹陋蚩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左太沖魏都賦才若東阿魏志曹植字子建武帝第三子也初封東阿王梁昭明太子統引納才學之士自討論墳籍與學者商搉古今繼以文章著述于時東宮有書三萬卷又集文選三十卷又自懼也烏可取識者歡笑以為知已羞進越高視僕所不敢然特枉將命猥豫厚貺豈得固拒雅志默默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座隅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為報也嗟乎僕嘗病興寄之作堙鬱於世辭有枝葉蕩而成風

益用慨然間歳與化里蕭氏之廬覩足下詠懐五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玩為娛告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相百覽者歎息謂予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子之言又何訊焉來使告遽不獲申盡輒奉草具以備還答不悉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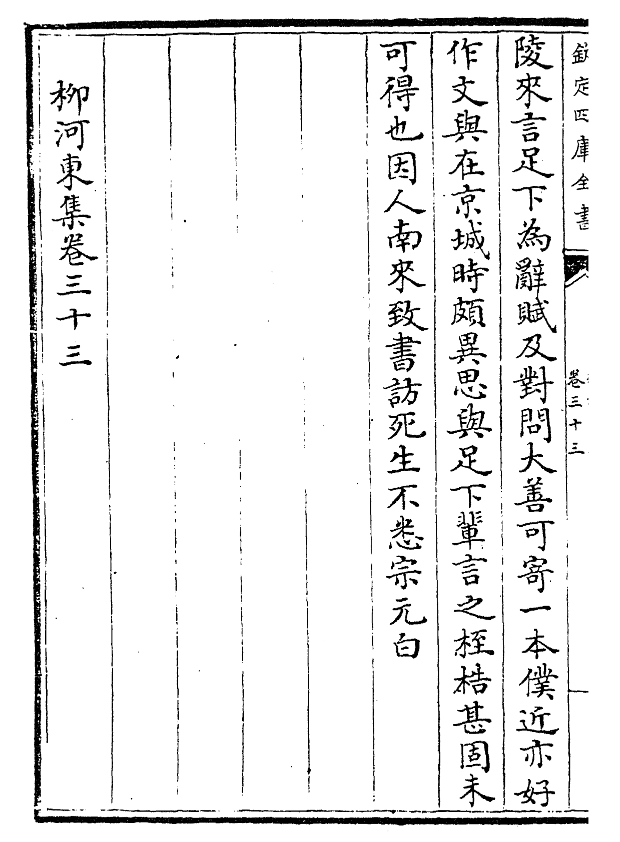
王參元史不得而詳書云吴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辭賦及對問大善武陵以事謫永在元和四年此書當在四年後永州作書自言其為天子近臣今與在京城時頗異則其在永明甚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灾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畧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寧朝夕唯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煬音漾暴也）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滫息有切瀡息委切滑也）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

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魚列切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潤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盖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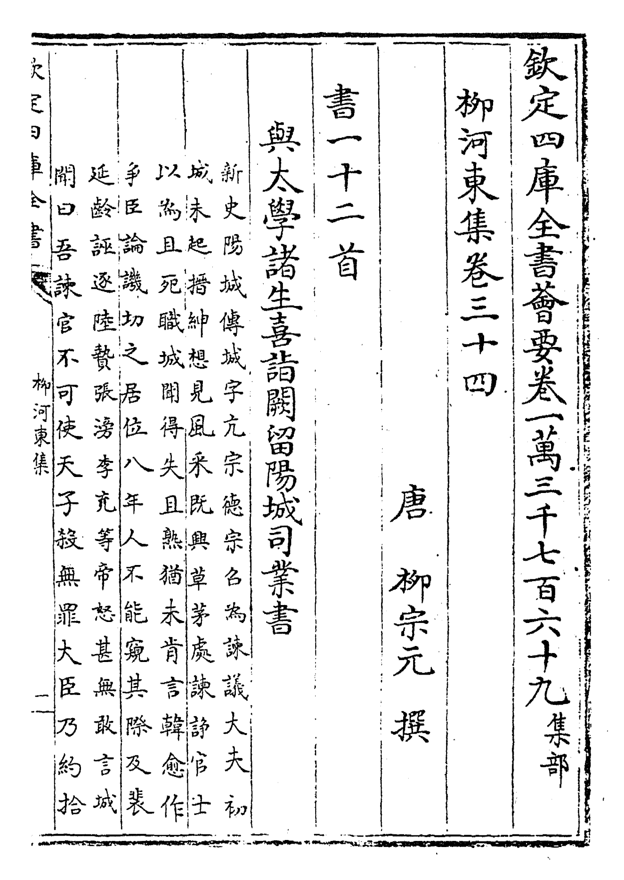
為得重賂(賂音喠蚩)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葢六七年未甞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盪音蕩)凡衆之疑慮舉為灰埃黔(黔音鈐)其廬赭其垣示以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汙其實岀

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乎爾（一作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灾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灾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吴二十一武



陵來言足下為辭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柳河東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九　集部

柳河東集卷三十四

唐　柳宗元　撰

書一十二首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新史陽城傳城字亢宗德宗名為諫議大夫初城未起搢紳想見風采既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為且死職城閒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使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

遣王仲舒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且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延齡不相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有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城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蕃等書云云即此書也蕃等守闕下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紀德觀傳所載書之所言可見公勉勵諸生之意也公作集賢正字在貞元十四年云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兹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

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
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
僕得觀之盖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
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
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
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執事冀少見採
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
聞之於抱關而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

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於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李元禮李膺也膺本傳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嵇叔夜嵇康也以鍾會之譖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上音烏下音欷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馬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惰窳敗業

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淩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誶蘇內切）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佝駭怛悸（佝許拱切怛當割切悸其季切）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為是喈喈也（喈徒合切）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踢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剌歟（剌盧達切）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漸子廉切漬疾智切）夫如是服聖

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僞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

孔子在陳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也荀子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孟子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注沈猶行曾子弟子也盡心下孟子之滕館於上宮

有業履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歟曰殆非也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於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己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褭此良志褭音

旭

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宗元白

荅韋中立論師道書

中立史無傳新史年表潭州刺史彪之孫不書爵位觀其求師好學之意公荅以數千言盡以平生為文真訣告之必當時佳士也其曰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又曰余居南中九年此書元和八年在永作集又有送韋七秀才下第序言中立文高行愿而不録於有司當在此書後作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

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顔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

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怨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呶尼

交切咈音佛騷蘇曹切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

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

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

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

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憮音武孟子憮

然為間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怫音拂曰何預我耶

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

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

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来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决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

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烺音朗火明貌一作爣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掉徒弔切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奥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

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

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

宗元復白

荅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集有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即公瑾也序所謂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與書所謂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歎之意同書當在序之前貞元十七八年尉藍田時作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歎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尚何

為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顗客又先唱之矣縫掖之列亦以加慕夫如是致隆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戚焉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為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宜為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為大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為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薦于王周公之徒

是也薦於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薦於有司而專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况今乎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不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僇笑敂僕之齷齪者哉齷音握齪測角切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而役使之則勉充雅素亦不敢告憊蒲拜切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汨没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

誠明達德行延孔氏之光燭於後來次之未能厲材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退乃倀倀於下列倀丑良切無見貌又音棖記曰治國而無禮猶瞽者之無相倀倀然呫呫於末位呫他協切偃仰驕矜道人短長不亦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轂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蓋譽知揚善聖人不非況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嚴厚輿秀才論為師道書

師友箴荅韋中立書皆見於集荅中立書意與此荅厚輿及此下荅袁君陳書意大抵皆避為師之名而不欲當者故二書皆與荅韋中立書言之可以互見集有送嚴公貺下第序厚輿豈即公貺耶韋中立書荅於元和八年則此書又在後云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為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荅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為師之志而屈已為弟子凡僕所為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為箴行

且求中以益已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觧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

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嗔目閉口耶敬叔吾所信愛今不得見其人又不廢其言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策（音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

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袁君集不復他見其避師名之意與前二書同其曰往在京師後學到門日或數十人可見其作書時在永與前二書時相後云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後學之士到僕門

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虚其来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惎渠記切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説其所不樂為者非以師為非弟子為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為不足為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為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為二也其大説具荅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强僕自始覿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才可為成人僕之心固虚矣又何鯤鵬互鄉於

尺牘哉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沓僕有諸内者不敢愛惜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懔懔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慤然爾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

殍死（殍彼表切）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為秀才計未必過此宗元白

荅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退之之書不見於集而其畧粗見於此深可惜者韋珩夏卿之姪正卿之子夏卿史有傳正卿附見於傳珩載於年表子厚謂馬遷與退之固相上下而揚雄不若退之其相推遜亦至矣攄書云足下封示退之之書此當與公與退之論史事書相後先元和八九年間也集又有寄珩詩在別卷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

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等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一有可知固相假借為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肆寓意有所作一作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為不屈己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慊音歉恨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

穿穴古今一作牢籠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騃語駭切卒無所爲

但趑趄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

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

以固當丁浪切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固甚少知已如

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

足下不宣宗元頓首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廖生書欲求公爲序故其端見於此公既許之

故集有詩人廖有方序見別卷有曰廖生爲唐

詩有太雅之道即書所謂觀秀才勤懇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其意同雖不見其作之時日書云自遭斥逐禁錮皆在永州作也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為序然吾為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為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為輕薄小兒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卒謂僕垢汙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

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為頊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為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為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貢士蕭纂欲相師書

蕭生不詳其何許人據書云始者負戴經籍退託野廬不意足下曲見記憶此非謫永州後文未為藍田尉時作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野廬塊守蒙陋坐自擁塞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許貺以高文開其知思（二字並去聲）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嘗赧然（赧乃版切）羞其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固所願也詳視所貺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皷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為賜甚大俯用忖度不

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芸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

黯一本作剪剪史集皆無見黯新史有傳崔寧之子後擢進士第書云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弃朽廢者之意亦當是永州時作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

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道密以為能道音酋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弃朽廢者

之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早得二病學道以来日思砭鍼攻熨（砭悲廉切又陂驗切鍼音針）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顧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瘕（何加切）中子之内藏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慼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慼因探而與

之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為方已之茍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啗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吳秀才不詳其名字非武陵也書言秀才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新豈吳生者隨柳公

綽在湖南耶計其時則元和七年間也

其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荷秀才志為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滋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間踈之患乎還

答不悉宗元白

復杜温夫書

温夫集無他見書曰来柳州見刺史即周孔之公時已謫於柳也其曰道連而謁于潮之二邦連謂劉夢得潮謂韓退之也嘗以年考之元和十年公自永州至京尋復謫刺柳州劉夢得亦同時改連州至元和十四年退之亦以罪謫潮州温夫来柳時夢得退之當皆在二邦故書及之也此書必十四年春作云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来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

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荅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肯一作日）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未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儗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抵宜無所諱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荅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為

文詞立聲名以干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胷中擾擾馬多周孔哉吾雖少為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倫追切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荅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藿蠋鵠卵者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

或為十數文即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來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嶷然嶷鄂力切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歧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宗元白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

新史李夷簡傳元和十三年名為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書當在是時柳州作

月日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再拜獻書於閤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難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矉太息矉音賔恨視也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綆古杏切汲井繩也徐而過焉其力足

為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不逮乎巳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憒自斃（音獘）不復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鋭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乎大阨窮躓殞墜（躓職利切　殞羽敏切）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矉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吭下浪切咽也）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及今閤下以仁義正直入

居相位宗元實拊心自慶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閤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祗益為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韋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柳河東集卷三十四

謹案卷三十二第五頁前二行而穴之上下土之厚薄刊本穴下衍土字下句土上衍其字據郭

雲鵬本刪

卷三十三第四頁前五行濟濟切切案禮記祭義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鄭注云漆漆讀如朋友

切切此所引葢依鄭注

第五頁後二行孔子七十而縱心考論語注疏本鄭氏本經典釋文及宋儒諸本從心從字無作

縱者詳本段文義又似作縱字爲合疑柳氏别

有據本

卷三十四第四頁後三行潭州刺史彪之孫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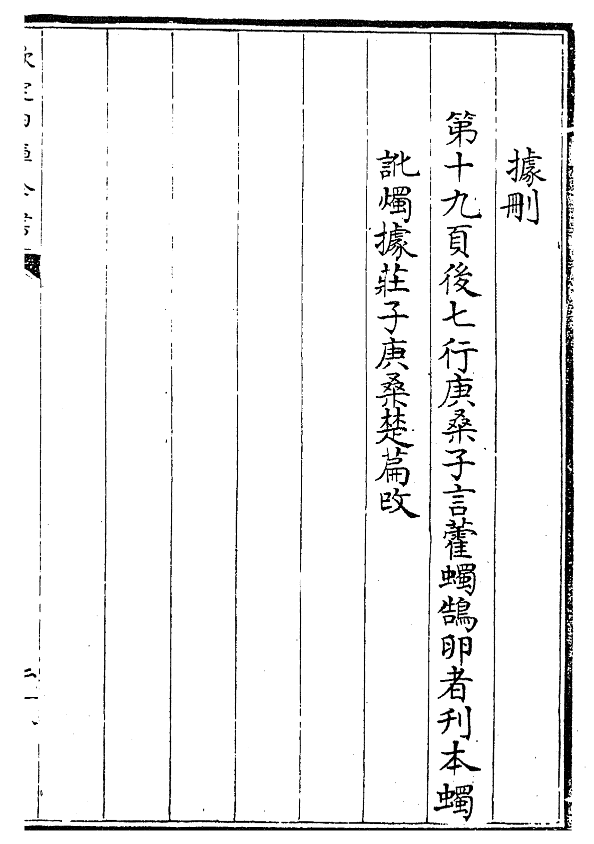
潭訛唐據唐書宰相世系表改

第七頁後五行叅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案郭雲鵬

本及唐文粹無公字與此異

第十三頁後三行及四賦刋本賦上行愁字據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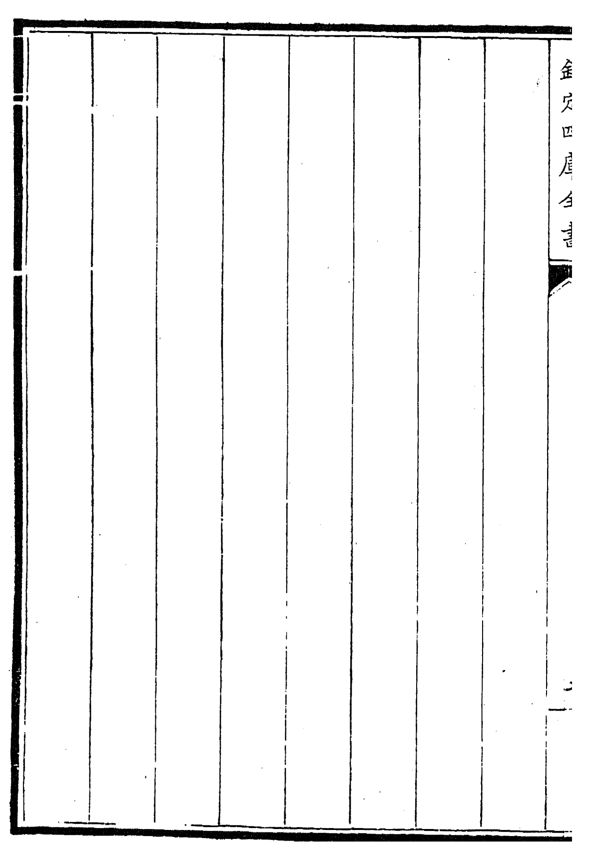
雲鵬本注云四賦謂甘泉河東羽獵長楊賦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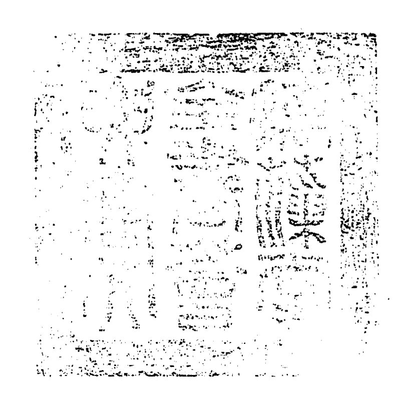


據刪

第十九頁後七行庚桑子言藿蠋鵠卵者刊本蠋

訛燭據莊子庚桑楚篇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吴紹澯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虔